



明文海卷三百四十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記十四

居室

壽榮堂記

歲丁未春婁子遊杭之西湖又至徑山皆從學佛者信宿歸而名其堂若菴曰壽榮曰歇客有過而問焉子之所謂歇者雖余能言之矣子自少壯至于今漸衰服仁義以飭其躬敷詩書以修其文汎而涉于小道以自適



其意可謂勤矣今將反之於無思無為尚不欲揭仁義而行而奚譎譎焉以藝文為頌子既已遺形忘生淡然而無所慕于世而猶若有美于壽且榮者何與妻子笑而應之曰若殆知人壽而未知天壽知世榮而不知義榮也夫吾生有涯而性無盡復其性者列仙不足為其壽矣吾身可賤而道甚尊樂其道者三公不足為其榮矣吾雖與世異趨直寄而名為奚不可哉雖然吾之所以名吾堂者蓋可得而詳也昔者先大父始卜居于此及壽八十會朝廷以元子生覃恩海內復膺冠服之榮

有司以是旌為所不忍沒也又所居在市南負庾而面申每至於夏朝之旭滿吾堂焉夕之陽滿吾墻焉不勝煖也乃于中庭及旁舍之東西檐外種桐數株不二三年交柯布葉無風自涼及冬而葉脫林立又不碍吾暴為夫桐榮木也或曰其植根淺而幹中空易為風所摧多不克于壽今吾家闐闐之中垣居四周吾下而望其巔如出於井中况又鎮之以巨石不虞摧也庶幾其壽乎堂以是二者名為雖性與道非吾指也矧于若之言云爾哉于是客亦輟然笑曰非其意子之淺也不猷吾

穀則子之名斯堂者不著因次第其語以為之記

太乙山房記 傳占衡

占衡事大士先生十六年卒未嘗到所謂太乙山房者  
比年來數過其里與興霸少游二子抵足而卧貫宵而談  
間問山房所在倘得登之則曰去是里許臨南徼也環  
山房皆山也蓮花岡迎仙潭山之屬繞屋竹樹扶疎構  
設面勢皆有意趣風琴鳥箏悠然池上恨不暇終當挈  
子游焉雖然若亦知山房之所以名者乎衡曰知之誤  
久矣予聞諸先生知之太乙者以地形名如太乙字然也

四方謠其音讀大為太至取天祿青藜之說話之其義  
凡鄙何異聞一變足誣變一足也或書太者金銀車彌  
失真矣先生平時率爾命意皆前無所因後不可襲蓋  
胷眼之所放類如斯必待晉書世說而後能名亭館者  
非大士先生事也其後以號本集然未嘗有記故坊刻  
之訛如初先生園場屋庚午厄元辛未上春官不第嘗  
笑謂予曰俗人多諱忌議吾名讀書房為乙大不良乙  
乙也終不甲矣是惡識字古文乙一也吾不元江國  
失小一耳安知其不究大一耶已而先生竟甲戌第二



人雖不元而元之氣色厭然伏先生下海內不以禮部榜為允也精金美玉亦有定價即太一何足道哉蓋一時戲笑之言予猶及記之陳氏兄弟曰甚哉子于先子可謂日篤不忘試為記以補其缺以正其偽如何衡門人尤寵者也固宜書書畢喟然嘆曰夫以一山房之名而字讀失真傳寫彌亂雅俗相懸去而千里況于披先生之書其深鴻淵懿烏能殫其蘊而測其際乎予嘗覈先生之微言妙緒猶有及門不得而聞簡牒不得而載者以此先生往矣山房故在後世當有指其園而拜

若廣川之下帷處者惜也衡不及先生無恙時問業其中肴山飲酒攬筆為先生賦之

興福莊記 徐世溥

故相張公興福莊在東關外延袤數里自菩提寺至于蜜灣嗚呼此灌將軍故城址也相公因而園之即址為堤夾植青松環以綠水中有稻田數十畝曲徑縈紆皆漫蟻蚌兩過望之光彩上射爛若雲母小丘五六或高或下或方或圓皆作亭檻于上隱以杉檜雜花真濛其外即濠菱荷間發春有稻色夏有荷馨秋冬之際陵麓丘

池綺然明瑟細橋仄路曲折迷人予嘗數游焉而亭軒  
 頽廢蝨虺來巢慨然屢嘆矣堤上松風悲號無時零露  
 涖灑反照狼藉依樹而憩少焉復行外眺濠岸內頽池  
 軒涼吹灌耳同游者每有寒色堤盡松窮俄聞鐘梵之聲發于地  
 下既駭且笑則所謂蓮花菴者是也下堤緩步杳不見  
 菴但聞水聲中雜僧語又在木末尋溪涉水樹隙為橋  
 幽狹猿竒危過之慄慄僧疾之迎送如飛若無橋者附  
 郭丘林此殆其勝居然可遺世矣嗟夫昔將軍以雄武  
 之姿提師築城偉焉都市無亦自謂萬世不拔而陵谷

變遷兵火之際城郭無主既已摧為殘堤荒隴千載之  
 後不意有相國者起而圍之意其當時之盛臺榭有矣  
 笙歌來游春而秋月之夜灌將軍冤魄亦或來此而悲  
 樂其再興然相國身往未久而今已蕪穢若此矣安知  
 後世此堤不復築而為城也即予以其數游也因志之  
 以俟來者

浙江按察司獄記 王猷定

浙江按察司故宗岳忠武第宅也獄在司左相傳万侯  
 高承秦檜意旨置此以禁忠武者旁有井蓋忠武女持



銀瓶投井死後人謂之銀瓶井云丁亥余友朱士雅以  
事繫獄久之得釋為余言天下之獄未有慘于此者始入獄  
卒導罪人至獄司前索金故事罪人入見獄吏無輕重  
皆輸金卒如之又推罪人有貴為牢頭者主進焉而後  
掠其私謂之嘗例錢金多者雖重罪處淨室或自構精  
舍以居否置一獄名套監周遭樹木柵地穢濕覆以腐  
草鬱蒸之氣是生惡蟲罪人械而入卒持其兩手繫柵上  
使不得便須臾蟲觸人氣百千攢集人体自耳鼻緣入  
衣穢凡屬有竅蟲滿其中經晝夜雖壯夫生者什不得

一二折而下一徑黝黑盤曲深坳突有石門犴狴司之  
門堅重啓之聲似吼陰風颯々從內出炎暑當之股票  
中多積屍臭達門以外罪人既入獄卒閉兩門邏者僅  
存一竇通弓檠白晝鬼鳴々狺狺立人前強有力者與  
之角衆鬼來人力不勝則立斃庚子萊陽宗公荔裳分  
守浙東余適游會稽以此告之公曰明天順間吾先世  
御史公諱徽者嘗臬是邦矣解旁有廟祀銀瓶女祀之  
日例拜女一日自念我朝廷執法吏乃屈膝女子耶命  
擇日改廟他所甫鳩工忽空中見女子持弓矢射中背

頃之疽發余聞之作而嘆曰有是哉以一女子死四百年而  
 英爽赫奕如是况忠武乎夫忠武嬰賊臣之害亡宗社  
 稷迄今過其墓者見賊檣之像樵夫牧豎猶爭擊之胡  
 至陵谷屢遷而以幽陷忠武之宰為獄卒賈利之場為  
 之吏者若之何仍其地而不思所以廢之去歲除夕前  
 一日士稚歿余感良友之不可作而有感乎其言也今  
 年春宗公將之任按察司公仁者既嘗道其先世事于  
 其行也為之記以貽之辛丑元旦書

明文海卷三百四十一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記十五

紀事

書閩中死事

王禕

嗚呼元末天下亂大都小邑棄君叛父而賣降者何其  
 衆也於是綱常几斃矣然其間以節義自見者亦時有  
 有焉豈天衷民彝固不可泯耶歲戊申國兵取閩以步騎  
 由杉關擣即武遂克建寧以舟師由海道破福州遂取汀



劍而興化潭泉皆望風納款閩八州不兩月悉平當是時大小守吏亡慮數千百而能死者僅得兩人焉曰柏粘穆尔曰迭理弥寔此兩人者從習於仕官未必明乎聖賢道德之教及其從容就義雖古烈士夫何以加焉故特采其事著於篇

柏粘穆尔者字君壽蒙古人也歷仕素着廣能名至正中以選為福建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行省治福州我師至城下城將陷引其妻妾五人至樓上慷慨謂之曰丈夫死國婦人死夫義也今城不守吾且死若等能

吾從乎皆泣謝曰無他志也有死而已即皆引繩自縊死有十歲女度其不能自殺呼諸佛龕前給之曰汝稽顙拜佛可保爹娘無恙也甫拜絮米囊壓其背囊米重女即死囊下獨念宗嗣不可絕而有男始三歲命乳媪抱匿旁近民居中仍俾費金銀自隨謂之曰萬一事不測以此贖性命或可全也未几兵入城乃引燈然屋四圍隄有頃火四面發遂焚死

迭理弥寔者字子初回人也性剛狠敏於吏事七母孝年四十犹不仕曰吾不忍舍吾母也由宿衛用年勞

授行軍政院宗教三遷為漳州路達魯花赤居官三年民安之時陳敏定據閩中諸郡甲兵錢谷之政用其私人控制之朝廷命官皆不得有所與王師比及境控制者即以城納降勢已不可為仰天嘆曰吾不才不數年致位三品國恩厚矣無可以報國恩者惟有死居無何吏報新朝詔諭使者至禮當出城迺從容語吏曰尔第往吾行出矣乃被公服詣廳事北面再拜畢取印破其文又取手版書曰大元臣子置案上据其坐以引佩刀刺喉中斷喉以死既死手執刀按膝坐俛然如生時郡民

相聚哭庭下斂其屍葬城東門

嗚呼昔宋季李芾守潭州有兀阿里海牙之師至潭州陷芾舉室殺身自焚死趙知發守池州伯顏軍南下郡佐舉城降卯發與其妻同縊死亡節之烈近世希與為比者去今百年人稱道之歷亡如前日事抑豈特百年間人稱道之不置雖古萬世不泯可也嗚呼以余觀此兩人視芾知發何媿焉

溪山讀書紀 解縉

吉水縣東行七里永豐江上鳳凰山勢翔動有釣台瀑布



與度陵君隱居無以異也其隅岸波陀平行風氣廻合  
於人居猶宜先曾祖始令子巽湖胡隱君為別墅馬有  
溪山風月樓在元盛時大夫士之詠歌至矣隱君令子  
仲芳為余婦妹婿少時嘗往還顧瞻裏以為使有書數  
卷臨清流蔭佳樹登山而望俯潭而漁雖酌清水食脫  
粟擷園蔬而雜之亦曰樂哉千駟萬鍾何足道哉此予  
之夙志也予甥宗訓少從予遊聞予言甚熟於是優游  
奉親讀書二十餘年予之所願慕而不可得者宗訓厭  
飮而深得之也豈若予之勤勞鞅掌哉雖然書不可不

讀有不必讀者有不可讀者方外異端之書不必妄讀誕迂  
怪之書不必讀駁雜之書不必讀淫泆之書不必讀刻  
薄之書不可讀余少時無所不讀是以舍溪山之樂而從  
事於外至今欲為山林之樂不可得也而後知昔之所  
讀有不必有不可而今始欲取六經正文端誦而求之  
也宗訓迺以溪山讀書請為誌前以為之銘又以此語  
復之

焦氏廬墓記 劉夏

甲辰三年江西道提刑按察分司行部至進賢縣舉儒

士二人焉其一人雷逸清其一人焦致中雷氏堅苦澹泊  
在家務耕稼焦氏教授里中有孝行歲當壬辰癸巳之  
時江南兵火大作焦之父母子流離轉徙之中乃能不飲  
酒不食肉與人言輒流涕執親之喪三年及亂定還鄉又  
廬墓側三年嗚呼當此之際世道之大變何如也父子  
不相顧兄弟離散君臣之義昏夫婦之道缺儒者多衣  
短衣帶長刀踐獵戎行一朝依附权势假名為公知郎  
將即可以得志斬艾人如草菅區區守行義出門有誰  
可相告語也而焦氏獨能力行孝弟於此時邪夫孝弟

也者士大夫百行之常亦無足多上人乃能於三綱淪沒  
九法斃壞之際此為難能耳人者也仁也仁人之生德也孝弟  
生德之本根也本根植立則枝葉之條達壅茂可計日  
而冀矣每念彼同時之人馳驚於形勢之塗而不知返膠  
固於劫奪之域而不能拔此皆蹈夫死之道也夫有死之  
道者今而漸盡氓滅化為冷灰微塵不復有聞于時有生  
之德者今皆領荐于上大夫將有人民社稷之任進為當  
時聞人故今特為雷氏作逸清堂序又為焦氏作廬墓記  
者見我國家收拾天下人才未嘗專事藝文之末而遺



於孝弟力田之本也吾黨之士亦可以為之傲懼矣

虎啣木偶人記 劉楚

歲乙巳飢而多虎夜則盜相跡於道莫敢捕逐之者是秋安成山氓有忿人盜已蔬者以里祠之神類能威殛人也則迎致而露禱焉與相約曰必得盜見屬乃歸否則終露暴焉其神固木偶也長短大小畧與人等又衣真絳衣冠大冠儀狀煖赫過者不敢正視既數日矣方夜半月朗、在地門外勃窣若聞行地聲其人以為盜且復至也亟起從壁間覘之見一虎逐亡然來至神所以

為人也為之曳尾睚眦徬徨左右欲却欲前者數四偶人不動乃稍近對踞注視久之忽有風揚其襟若將起而動者虎直前奮攫之嚙其首始知偶人刻相為之桐木柔脆歲久且腐牽掛虎牙至膠其兩頤不得吐嗑虎為之搖首振胸跳擲以求解不可益駭怒卒踐蹙頓掉左右揮拉始得脫乃去見者大驚且奔告其里人咸來聚觀見偶人軀幹手足狼籍道上無有完者因私悼神之無辜恠虎之暴而又笑其眩瞶不知以至於此也其家故畜豕他日虎復來伺知之夜躍入垣內有虎阱伏穿側

弗之覺也竟失足陷阱中咆哮躍窮蹙不得出象急聚挺刃相擊死因叩首謝神曰吾神固聰也今虎死於是其譴怒之所致歟乃相率昇死虎祭而食之更刻木為神軀並製美衣之歸神于祠盜亦遂絕嗟乎虎之壽人甚矣乃有乘以肆奸者彼寧復知有天道哉方虎之啣木偶人誤也然冒冠衣而據非其所者卒能致禍偶人其假冒而失所據者歟乃虎之隕於阱也若有使然者然貪得不已自足以喪其身不必神之所為而偶人以毀喪之餘邂逅虎斃遂食厚報亦過倖矣彼倖

然不勝於得喪之末而反受繆迷以逞媚於鬼神者豈非愚且惑哉卒之虎斃于窟盜息于野天道之應微矣而儆戒之机不亦妙乎

漁記 烏斯道

郡北出城咫尺許有大陂元至正間予客處陂上日見人以智巧致陂中之魚最穩方其水之盈也人則羅坐以釣顧其魚有得有不得人乃置一罝狀若仰盂實膳膏藪其中置水底泥沙上魚聞其藪則聚至及下釣則無不得也或坐舟中手持一綸以其緝貫竿杪緝之末懸



一大珠口之下有一小鉤魚見珠狎而戲馬口數着鉤則不可適矣或以叉或以射或設置而起伏之或約十餘舟圍繞以進一人擊楫則齊力旋網否則以細絲結數罟以絕其流先戒一人以楫扣舷上或拍擊水面使魚跳躍而入否則以一網繫百罟其上人左右掣其大網人曳而前趨則魚以皆得有撞鷓鴣之吭而奪之魚又有潛行水底以手撥魚以出有投擲葉中觸魚使魚困而上浮有左手持小網若翻車然者仰承大防下右手持短木通防之槎內有掉一舟淺而長者側其舟着水面並

沙際而往舟激水魚驚而躍入舟中有作梁水上竅其下約筍竅中有穴其水中若大甕以箔其上俟水殺而取焉水既上則罩迨夜則以火燭水魚見火而出水面亦罩而得焉水涸可尺許乃以網設魚水上手按而取之或以蜃灰洒石罅以楸入罅內及逐魚以出者水竭盡人以竹丈餘織其丰若戾簣下繫一小囊卻行而爬搔漆泥上魚瑣碎長不滿寸者皆入囊中嗚呼忍哉古者山澤皆有屬禁今也民得以盡取唯恐智巧之不足也魚雖欲自蔽可乎孔子曰竭澤而漁則蛟龍不戲其淵豈非此

之謂歟

滇南慟哭記 王紳

先公以洪武五年正月奉使雲南招諭元梁王六月抵其境六年遇害至二十五年不肖孤紳竊祿西川屢請于蜀王殿下二十八年冬得旨十二月朔日戒行次年二月二十三日到滇次日參見岷府退謁藩閫文武大臣及士人士友至者則以情事為告聞者憫之競為咨訪二十五日有楚人畫工何仁可年七十餘來言親炙先公於佑聖宮甚久至繪素之事亦多經指授且云初

來時梁王甚加礼敬府僚大臣若司徒達里麻參政喻金閭高撫慰輩尤所尊重凡見梁王必以天命所歸人心所屬之理為之開說退諭其臣僚尤加委曲梁之君臣亦知元社已屋皆有降意時元之孽王逋逃朔漢者遣侍郎脫七自西蕃來通耗索援且劫以危言必欲殺我使以固梁王意梁王不忍遽絕于我朝廷遣先公于民間脫七聞之謂曰國家顛覆而不能救反欲遠附他人耶躍馬而起梁王不得已遂出先公以見之脫七欲加屈辱先公慷慨罵曰天訖汝元命我朝寔代之汝如燭火餘燼



尚欲假息以與日月爭先即我將命遠來豈為汝屈  
今惟有死而已或解曰兩國交爭不罪來使不從則遣之  
彼何罪焉况王公才器天下無双宜有以全之賊脫口  
曰今雖孔子在義不可留梁王不能救先公復顧梁  
王謂曰汝朝殺我大兵夕至矣亦不聽遂遇害時為臘  
月未申時蓋焚人以此日為節日故久不忘也諱日城  
中文老士女莫不垂淚達里府既陳奠祭左右具衣冠  
殮之以禮即日昇至地藏寺北漏澤園化之以大諱所  
即今之觀音寺前三市街言訖引至漏澤園躡踊設奠

是夕宿地藏寺自此連日致彼展哀至二十七日紳別  
訪南閩董金剛保以合其說蓋以先公嘗主其家故  
也金剛保亦引至觀音寺前指以諱所號慟問市人  
競來致問中有蘇奴者前言棺木寔其家所備蓋其  
兄慶時為元帥故達里麻一以後事委之其言遺事略  
與仁可同但奴則云火化在小南門城壕邊復引至歷  
指其處哀未止有僧從西來自云年百歲口述遺事  
甚悉紳拱問化後遺殖何在僧言彼時上下恟懼誰復  
道及此者三人之言遺殖並同自是士民僧道多來稱

述先公容貌言行嗜好製作動靜僕從皆可稽但無能  
知夫葬所者因姑設次為位於地蔵寺之東夾室越  
明日漏四下陳設於寺門外告祭于雲南府城隍里社  
寺伽藍等神備述事情之由禮畢奉新製木主就觀  
音寺諱所畫哀題主禮畢迎回地蔵寺位次味爽行  
正祭禮先是布政張公純叅議范公祖嘗訪先公第  
行於臨安儒士賈寬上達里麻門客也故獲待先公最  
密因言曾有詩見寄可考暨紳至張公即命迎寬三月  
十日寬至所言與前頗同乃云化後達里麻已使葬于

地蔵寺之旁後十許日寬往哭之止見平土而不結立  
壠自國兵來陵谷變遷已不可認迄今犁鋤存臻屋廬  
相望想像亦不能得其筋緋也寬又云先公前館于報  
國寺後因賦脫亡至遂遺館于春登楊氏家平日杜門  
不接人事惟讀書著述有文集二大冊達里麻錄本蔵  
于家後併原稟不知何枉寬年高質重所言似非虛  
妄者又杭士錮有年近見宜梁氏李銘亡自言其文起  
宗為樞密院都事好士而知者書曾延先公於家甚久  
後事皆其經理今墓所惟銘知之有年前任沅庠時常



接見先公故聞之甚苗意越年月紳至滇有年即來  
 告且為書招銘十一日銘至口述遺事亦悉又舉先  
 公題其竹軒三絕句遂導其兀兒弟東門外之百步指群  
 塚千百而言曰大畧紀在此處而群塚盡遭發掘無遺  
 者紳見其年少不敢盡信又見頗能記憶亦不敢不信  
 遂于其處仰天大慟次日於群塚旁擇曠地仍設此為  
 位迎入主陳祭日畢復奉歸寺之元次越十日奉神主  
 而迎嗚呼哀哉紳之初志銳欲訪求遺殖歸葬先隴以  
 塞大事不幸歲久事殊以至此極雖粉身碎骨亦不足

以贖其辜他日尚何面目見先公於九原者哉擗踊之  
 餘因忍死備記於簡以志不忘終天之恨且使後世子  
 孫有以知秦其壽嗚呼痛哉

觀捕魚記

貝瓊

松江產魚非一取魚者或以罟或以叉或以筍或以罾巨  
 家則砍大樹置水中為魚叢魚大小畢赴之縱橫盤互  
 人亦無敢輒捕者故萃而不去天始寒大合漁者編竹  
 斷東西津口以防其佚乃輒樹兩涯鼓而殿之魚失其  
 所依或駭而躍或怒而突戾然已在釜中矣於是駕

百斛之舟沉九囊之網掩其左右遮其前後而盈車之  
族如針之屬脫此掛彼損鱗折尾無一縱者予觀而嘆  
曰魚之托於水也非無九州四海之歸也而歸於數畝  
之波朽株之下以為至安無患若登龍門焉惡知誘之  
者將以制之養之者將以殺之人之机亦巧且深矣予  
又傷其盡而無遺何其不仁之甚耶嗚呼天下之死于  
盡取者豈獨魚已乎豈獨魚已乎故書為記

舵師記 林誌

舟之載舵主之舵操縱疾舒得失而舟之安危繫焉故

凡備於舟者皆以力而舵師兼智力長焉其受直也  
恒倍或參伍其載而取之然非素諳是者非惟人之  
不任而亦不敢輕任於人其責蓋甚重也哉歲戊戌  
予奉使北還買舟以載得寧波舵師某甲予見其駭  
而使酒曰夫也詎能舵舟同載者曰子以備役人  
而乃貌取之乎且其直廣又易歟毋慮為也予固疑之  
比渡淮及湖中流而衝風作狼狽失勢者幾旁舟皆笑  
之曰是特其小也者耳使之子大江則將奚為予問  
同載者曰嚮吾言之何如則皆愀然曰今之舵舟者皆



是已此特其甚者矣暇渠之笑哉予曰然則是吾任者之過矣彼敢輕以任人何即應者曰子以彼為工其技而利濟人與其將以舟利而冒其名者與夫利濟人者必世業於舟其捐費博其資利遠凡舟之須皆工且良故備必擇人况於舵師乎其以身任載也毀譽不顧夷險在已視其載之輕重與其舟之輕重俾焉是或足任者矣若夫以舟利者則不然其於舟也朝甌之夕業之無須博費不期遠利乘人之載而弋取之不得則下上而求合焉毀譽夷險汨然于中也使欲載者樂其易

與且利其廣儼俾以無事往以涉大江猶安流也而况於淮與湖哉予曰安危同勢也喜患同情也彼豈異於人者歟應者曰良師先勢而違情庸師勢迫而情見曰前車疾後車戒審如是天下惡有債事者哉予曰嘻此名言也願命童子濡毫記之

記會稽周士翔先生遺語四絕句 龔詡

余憶十載前假館常熟南野陳氏頻年與會稽周士翔先生往來聯榻士翔常語余記其先翁有言當元末閩中某城遭陳文定之亂兵圍久之有城主忘其姓名固

守不下城陷被執友定謂曰汝不知有天数即其人曰  
 我但知為臣死忠為子死孝固不知天命為何等物即  
 遂被害又有一人亦忘其姓氏殺父仇于既赦之後憲  
 司執之問曰汝不知國家有赦即答曰殺人賊國家之  
 法有赦人子之心不赦也竟致于理嗚呼士翔當日之  
 言歷歷在耳今士翔仙去久矣昨夜忽夢見之既覺因憶  
 舊言為賦此以記之非唯先哲之忠且孝得以不泯抑亦  
 足以為名教之一助云時甲戌二月七日也不知天數為  
 何物忠孝惟求死即休只此一言才出口遂令亂賊永含

羞父仇不報活何為樂府曾聞太白詞李太白 人子不  
 從天子赦片言千載有餘師讀流篇

宋香荔枝記 林環

莆中名產為異品荔枝之尤者惟陳紫宋香為絕勝其  
 見諸譜謂陳紫種出宋氏則宋香較之陳紫又其尤也  
 樹距作譜時已三百載迄今又不知其幾代主于宋洪  
 武初相繼奪于我衛之官宋子孫困于勢力不克復者  
 凡幾年迄永樂年間始歸於宋其賢雲仍有文用者慨  
 念先業恐後胤厥後者不知警而守之特圖宋徽記余



慨然嘆曰是樹舊屬王氏黃巢之亂兵過欲斧之得  
王氏媪擔死與俱遂得不失後已為宋所有今宋之子  
孫雖奪于勢力而終克復之則宋之子孫過于王遠矣  
宋之子孫不知若而人獨文用眷心乎圖記以貽後  
之人也所未覩則文用賢于宋氏他子孫又遠矣然則  
胤文用之後宜何如為心亦曰寧為王氏媪無效王氏  
之孫子云遂書為之記

擊壤會記

劉鴻

國家覆冒海宇垂百餘年風噓日薰人物熙熙與國顛

之屬邑山盤谷縹風氣完固食土之毛民樂其生而  
多壽考迺弘治壬子時平歲登公私衍口有垂白之老  
踰六七而望八九者二十二人含和履祥蹈舞皇風相  
與謀曰迨逢清明生理麓植仰無叫呼之擾俯有伏臘  
之需抱子弄孫不及時為樂以詠歌堯仁以終餘年亦負  
矣哉于是月以二會以朔望麟次而周戶而不醵是歲  
九月甲子舉事牲肥酒香籩豆有楚乃其初筵諸老  
深衣大冠魚貫而進前設几格俯伏其下北面稽首焚  
香籲天曰願明天子萬歲萬歲歲宰執惟隣藩臬惟

良卽有賢守邑有賢大夫用康保我民亦云休哉願  
雨暘時若百穀滋植公私羨餘閭閻笑語野無橫民鄰  
有善俗俾我老人永有今日之娛亦云休哉已乃舉盞  
更籌就坐以齒為倫其一為胡晦菴克訓次劉潔菴雅  
清次呂直方興大次蕭正菴悅贊次鍾軒韶鐸次陳隱  
軒子顯次呂春谷仁發次蕭擴齊崇廣次李晴忠春昱  
次秋潭仁徹次蕭質樂雲端次劉敬齋恭薇次胡博齋  
克祥次王叙菴秉倫次蕭繹齋悅華次王時菴成景次  
羅直菴守正次鍾成菴鑑次李復亨春雷次李省菴彥

霄次蔡瑩菴彥猷次謝梅軒旭魁坐定諸少年班立而  
揖有引卮酒瞻而進之曰孺子不敏幸茲良會躬侍杖  
履先生長者無寧有以教我乎諸老人推其年高者  
詔之曰若知今日之樂即高皇帝列聖今天子之賜  
也誥有之臣民之福皇錫之極汝則保極逆極者殃  
保極者昌吾輩老矣得為保極之民汝則念旃景德懷  
形毋瀆于密毋梗于鄉毋突冒于有司貽罹我父母汝  
則念旃後之視汝者猶之今也衆皆唯唯酒行五十諸  
老人起而酬酢有誦淇澳以相規者有歌豳風以相樂



者有味嘆考樂之遺音者而嘗不歸德于上也遂名  
 其會曰擊壤不必擊而擊壤之樂同也少耐有倡  
 之者顧執事曰把筆來不有所作曷伸本懷又賦近体  
 詩二首平淡古雅有太平之音章成懽甚且酌且哦口  
 冉下廻

明文海卷三百四十二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記十六

紀事

記女醫 李東陽

京師有女醫主婦女孩稚之疾其為人不知文字不辨  
 方脈不能名藥物不習於炮煉烹煮之用以金購太醫  
 求婦女孩稚之劑教之曰某丸某散某者丸之某者散  
 之載而歸人有召者貽所購以往脈其指灸其面採葯囊

明文海 卷三十三  
者有咏嘆考樂之遺音者而嘗不歸德于上也遂名  
其會曰擊壤不必擊而擊壤之樂同也少耐有倡  
之者頌執事曰把筆來不有所作曷伸本懷又賦近体  
詩二首平淡古雅有太平之音章成懽甚且酌且哦曰  
再下廻

明文海卷三百四十二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記十六

紀事

記女醫 李東陽

京師有女醫主婦女孩稚之疾其為人不知文字不辨  
方脈不能名藥物不習於炮煉烹煮之用以金購太醫  
求婦女孩稚之劑教之曰某丸某散某者凡之某者散  
之載而歸人有召者貽所購以往脈其指灸其面採葯囊



中與之雖誤投以他藥弗辨也然而婦女之愛其身若子者舉其軀付之無疑焉幸而不至於喪敗捐谷帛金珠予之不少吝其恒喪且敗者曰命也且傳引譽之於隣里而不足則譽之鄉黨而不足則又譽之媿戚識知之人隣里鄉黨媿戚凡識知之人有疾者皆樂而求之幸而不至於喪敗則又引譽之其喪且敗者則又曰命也非女醫之所治者雖名家術士未嘗信之其殮而治之者雖治亦弗之貴也其不幸而喪且敗者則悔且吝之矣曰不用女醫之過也雖士大夫家亦不免焉其愚不

明亦甚矣嗚呼豈獨女醫哉

記女巫 李東陽

女巫者生呼召鬼物問吉凶禍福祛疾病凡疾病者女醫不能治則之焉女巫焚<sup>香</sup>飾盛服或披髮手刀劍自試以神其不能傷或衣錦衣腰數十鈴跳梁<sup>呼</sup>教號或嘯以呼鬼且至則呼先姓名曰某為神某為女神某為崇某為禍可禳可除惟令之從祈而聽者曰某之先誠有是誠有是或稽首伏地不能起願殺鷄燒酒化楮以為謝蓋人之死者無有不為神者無有不崇且禍焉者



也又令圖其神形之於家以祀以禱乃棄毀其所祀之主而鬼其親之身若是者家有所喜則召女巫至鼓舞號噉以為福有所憂患則因以除之雖淫溺老佛亦未有若是甚者卜巫而下弗論也彼女醫者予恒慨之若是者將何如耶夫女醫者不過殺人之身而巫乃能喪其心此其害又有甚者人不自愛其身又不有其心其愚不明又甚矣嗚呼又豈獨女巫哉

秘錄 李夢陽

初詔下懇切夢陽讀既退而感泣已嘆曰真詔哉於

是密撰此奏蓋係統利害事草具袖而遇邊博士會主事守仁來王遽目予袖而曰有物乎有必諫草耳予為此即妻子未之知不知王何從而疑之也乃出其草示二子王曰疏入必重禍又曰為若筮可乎然晦翁行之矣于是出而上馬並行詣王氏筮得田獲三狐得黃矣貞吉上曰行哉此忠直之繇也及疏入不報也以為竟不報也一日忽有旨掣夢陽送詔獄于是知張氏有本辯矣張氏論我斬罪十然大意主訟母后謂疏未張氏斥后也掌詔獄年斌問曰壽寧胡不指其事寔羽



冀予曰慮對耳斌曰我能據事實剪厥羽翼奚對焉  
獄成年斌參之其畧曰原情應詔論法亦違而渠云十  
罪者悉置弗入奉聖旨李夢陽妻言大臣姑從輕罰俸  
三個月此十八年四月十六日也居頃之龍馭上賓矣痛  
哉何忍言何忍言太醫院使吳欽高郵人也謂我曰上  
崩之明日欽往見一近侍聞會閣挈其白綾褶子出褶  
子自肩以下血淋未乾也閣迎欽以褶子泣曰此口  
鼻中血也欽相與泣問故言上氣絕時閣負之自寢出  
云已聞校淚謂欽曰恁更能得此聖明皇帝欽扣之閣

曰前李夢陽事知否欽曰不知欽曰上初無奈壽寧  
輩逼何金夫人又日在上前泣訴不平上欲借官人每力  
一日朝退召三閣老上問曰李夢陽言事若何劉健對  
曰此狂妄小人耳上默然良久謝遷對曰其心無非為國  
上頷之曰然會科道官交章入李夢陽由是得釋然釋  
之日金夫人猶在上前泣訴求重刑上怒推案出覓批  
止罰俸三月汝為此等皇帝能更得否言既二人相對大聲  
哭而尚書劉公大夏曰釋李夢陽時會上召我言閣輩  
事因遂及李夢陽事上曰朕初欲輕譴此人而左右者



輒乃曰輕莫如打二十放了已領大夏日汝知渠意乎  
大夏叩頭對曰臣不知上曰打必送錦衣衛渠拴閹節  
打之必死也於渠輩則誠快矣如朕殺諫臣何正德間  
予至江西則見都御使艾璞曰璞往為光祿卿故事光  
祿寺有攢盤云攢盤者供近侍閹者也孝宗末尚儉節  
斯格不行矣而一日未申間有旨趣辦攢盤<sub>十</sub>餘衆驚  
愕辦矣久之取也例辦不入卿不出璞守至昏黑東  
安門將下鎖矣一老閹來曰官第出璞于是倉皇出明  
日入至寺<sub>一</sub>閹耳語璞曰知攢盤否璞曰璞何由而知也

閹曰昨夜上蓋遊南宮云皇后皇太子金夫人從而二  
更時召二張自東安門入璞曰何事閹曰上和解二張  
耳為李主事璞叩詳細閹不答而予因記往錦衣百戶  
郭勳曰上遊南宮時二張<sub>在夜</sub>入侍酒中皇后皇太子金夫  
人皆逸遷出遊上獨召大張促膝語左右咸莫知聞第  
遙見大張免冠觸地謝云予始不甚信今以艾公言實  
之符矣

考猿記 李承箕

廣東之某鄉徭人嘗樵於山見黃猿忽自樹墮地死



一黑猿從號鳴不止人往來於其側逼犯之了無懼乃  
 子母猿也徭人取以歸投以果物皆不食而益號鳴不  
 已徭人揣其情致其母之皮於前則亟趨而抱之且號  
 且食衆亦莫不憐之于是獻之憲長陶公慶下告以寔  
 公命試之果如其言曰李承箕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  
 而得天下不為者仁人之所不容已也漢王陵之母死  
 于楚陵卒附漢以成大功者以為我戰一生彙就不可况  
 母子然而不食則必滅性成功止于圖名吾寧殺其身  
 不忍棄其親猿之孝明也又嘗聞昔之西蜀人嘗取

一稚猿七母隨舟奔走而下數百里擲身舟中以死剖  
 而視之腸寸斷矣則猿之愛又明也夫猿不畜於家無詩  
 書禮樂之教與狼狐兔等耳人徒知其能吟嘯風月又  
 惡知其性之足以感夫怨臣屏子于怪風厲雨中又烏  
 知其性之足以感夫怨臣屏子之所不足者有如是哉  
 某在白沙石翁過楚雲臺為予道之且曰是猿若能知  
 人語雖教以孝經論孟節目且能不違其內無雜也

塙壩記 謝復

土其壩遇水則崩石其壩遇火則裂求其歷水火而安



堵如故者其惟塼墉乎夫塼乃煨土為之故其性耐久  
非土石比也予家東鄰洋塼先世限以土墉至永樂辛  
丑則蕩無遺矣先大父嘗為此悞以石易之自以為悠  
久之業也成化癸巳災石皆缺裂其尤破碎而不堪植  
立者始以塼易之時邑大夫谷山王侯深憐其事惜未  
能適易之以塼也夫自國初至今甫百餘年吾墉已三  
易矣頃因事往蘇浙訪古遺踪凡經兵燹而塼墉犹  
有存焉者則土之與石之與塼其歷世久近較然矣  
丁未冬家君命予兄弟即西山之麓築書屋五間環屋

蓋欲塼其墉而封之將以圖不朽也先期募陶人煨土  
為塼擇而至于其所尋井其下旋入沙土築而寔之其  
稍虛處則釘以木榩始安石其上縱橫布塼於石虛其  
中塞以瓦礫和以灰泥以次疊而崇之其始四五層塼  
皆眠置次則一眠而四立又其次則五立而一眠焉其上  
四層亦皆眠置以瓦覆之既而煤其外以禦風雨之激  
素其裏以通戶牖之光門其東西以便出入徑其北以  
履園地之勝且以輔吾墉焉其剗上銳下方廣尺有四寸  
高二丈二尺有奇其有高處視東西際周圍十有八尺



起<sub>工</sub>于弘治戊申二月初吉夏秋大旱罷其役歲十月  
既望始訖工九二百有八日以工計者八百以費計者  
百餘兩勤勞朝夕與匠氏相否者吾弟嘉也供使令者  
仲子勞也朝夕環覽而胼手胝足者黌與夢也匠氏<sub>者</sub>歛  
方昶而記其事者西山居士復也其有缺壞以時修理  
而至與堅且久者則尤不能不望于後之人也因併及之

一笑山雪夜歸舟記

張寧

方洲草堂疊石為山<sub>上</sub>之上有蒼玉峯東垣柱頰峯宿  
雨名滴露岩歸雲洞蘭雪坡茶烟岫咏月橋卓筆岩

洗硯泉映山池皆鏡石刻字周植小檜梅竹雜卉高曠  
未滿尋丈而欲擬諸大山可發一笑彼山之太者非已  
所有亦非草堂所能貯此山可貯而有以其能小也山  
雖小而氣象景色生意畢具庶几一拳廣大之意則  
亦自有可喜而笑者在名之曰一笑山其北有舍南向溪  
僅及尋而橫廣以倍其上環竹為爨蓬仰飾粉素牖戶  
內外皆幔壘一色通明虛白恍若一舟寄泊于湖山風  
雪間自念平生薄遊江海超然順適者凡二十年早以  
東病還家休卧蓬室譬諸剡溪夜汎苟未及門而遽廻



則歸興當復不減名之曰雪夜歸舟總七字而揭諸簷  
捐所以志余之自得也

傳李景瓚事

祿命張寧

予初不喜人談相命自謂禍福利鈍本無先形倚伏之  
机固亦在我耳何以術為余之有是言聞者亦相舍去  
而相命之士無由跡于余迹者正統丁卯隨計北上行  
江湖中聞李君景瓚善于平術言人禍福利鈍皆可聞  
寔心惑焉未暇求也及甲戌登第榜中皆盛稱其能競  
相延謝始今侍御魏孔淵訪景瓚於太常官署索余

二人始生歲月

未幾果

驗余始心喜之知世之固有

歷插作楚辭願予白子當入黃門司禮觀其繡衣乎

是術也相與傳致其事于江君元勳時方觀政大理  
將待補左右寺缺員叩景瓚請所許與應聲曰五日內  
當衣繡矣他無庸也江以遜格不及笑其妄後四日以  
變例授監察御使丙子冬刑部郎中歐時熙邀余飲景  
瓚酒酣以女婦一人生辰謂之率然語曰此婦生當從  
貴然今以血疾死已時熙撫掌大笑詰之則其故妻因  
產而沒數年矣戊寅中秋元勳孔淵過舍會景瓚自山  
東來舉酒相屬歡如平生慰勞之餘試以四人同生時



月小異者難之人者沈四侍御公貴頃憲副蓋臣莆田月李宗  
浩即學生某也景瓚然良久曰皆貴人一死一司憲  
一登科補外一請舉未成下三人皆奇中獨公貴以喪  
服居廬未有他故疑其詞氣太過後一月得南中報書  
云公貴以是月就木益神其術初刑部尚書陸公為方  
伯學士呂公為通政叅議礼部侍郎李公為學士時景  
瓚皆以今所居期許無一爽者其識鑒精切大率類此  
為人疏豁善吟咏閑居服大布衣著方巾作西江書生  
態真若無所取材至于酒酣興發雖問答累數才人言

論如流初若不經意緒而條理畢具百折不窮要其所  
發未必盡合子平之書而旁駕曲出動極理致莫知其  
所自來豈其人天分高絕能以經術推演之妙而假  
是以立名於人乎哉聞其初以詩經應舉復賢良方正  
應薦一皆失之斯其所謂命矣而復皇仁馬不肯自己  
務將有得而後去豈其明于人而不明于己哉夫既知  
老而有得則少之時不必求也而嘗求之知命者固如  
是乎哉是不然天之于物有定者焉理與數未始相違  
也每觀景瓚論人雖一二弗驥則曰是亦命尔未嘗寔



其說以求通于其人繇其所自處觀其所處人則景瓚之學豈不真知禍福利鈍之原者子平之書焉足以求景瓚哉是其言雖多不懸犹足考也况重有懸即宜士大夫之喜景瓚者不獨余一人而止

補燭記 王雲鳳

弘治柔兆執徐八月哉生魄余直夜祠部吏人進燭瞑目而坐頃之漉漉有聲乃睇焉則燭之膚內濬而逆案有故箋列而仿之以為奇策復瞑目坐鐸延者報一鼓開目視則火箋離披汁四潰出循膚而下懸者纒

如畫猿子毋手接探澗果狀墜几而蠹者若怪石枯松層樓銳塔奇者若嬉兒伏犬最奇者若老翁負子耒角之犢奔而返顧蟻蜂結蚓攀緣而上其汎濫如江河點綴如珠玉者不數而其勢潛然未已也余初曰息燭可免乎吏請以未益補其缺徐以其餘為之垣燭蓋不復壞也嗟乎燭以堅為体以明為用以不壞其為材吾之燭豈固不良於他燭耶內有所熾則不能自制而外無勁臣強藩相與周旋保持之吾且閉目焉故箋之所適以為病吾且以為奇策焉向非吏之請



其不為棄物也哉余于是有感焉治安之國光大之朝  
或登一匪人行一戾政則衆曉々焉訐嘖々焉議矣及  
乎小人之黨既繁而政之積弊益甚耳目習慣以為常  
非惟不形之言亦復不介于心而風俗始變國家始衰  
矣庸為之君冥弗之覺方且以故筭治之者世豈少哉  
漢而唐而宋千載一轍吁其可慨夫益之價非貴也吏  
之言賤也而可使吾燭為良燭然則興治之策極弊之  
才世未嘗有乏顧人不知用之耳載籍稱揚側陋詢莠  
葛又曰為政在人余于是重有感

壺中兵壑記

周瑛

鎮陽有怪石禹貢所不載者弘治庚戌夏季弟敬叔來  
視予一日入後圃循讀騷台而東見有礪砢伏莽中者  
發之皆怪石也告予曰兄癖類柳州性好山水藉此為  
山凡諸形勝可不驚遠陵危而得之矣予曰善乃稍々  
為正中峰分左右麓伏者啟之滿者虛之對峙者差互  
之直往者迂迴之于是立者為峰側者為厓深者為洞  
空者為谷復取蘭菊竹木分植上下然后歐陽子所謂  
蔚然而深秀者次第而成山成復斡地而窪之覆水其中



命曰勺湖予曰此非誣也季弟曰世固有以小為大者  
 越人賈汝易嘗言其郡有秘圖湖僅大如椀此之為湖  
 孰曰不然復命家僮縛茅為亭取蔽風雨告予曰昔黃  
 龜齡嘗記其第所謂笠亭者此得無近耶他日予登馬  
 嶽又見夫所謂湖者輕瀾淺波拍蒲涯岸恍然如臨震  
 澤洞庭因題曰湖壺中丘壑進季弟而告之曰夫天下  
 事有寔体可據者是謂之真無寔体可據者是謂之幻  
 世有以幻為真者亦有以真為幻者以真為幻此妙識

也妙識入手無故不有其有以幻為真此俗識也俗識  
 膠于有故不知所為無者然此二者為說皆有非也是  
 謂所有纏繞強自排遣耳君子則不然君子之于天下  
 也不離物為高不要物以自異以天下之理應天下之事其中廓如也季弟作曰因  
 丘壑之談而得處世之說請書以為記

月華記 印寶

已卯中秋之夜月踰午矣有言其光之異者開戶視之  
 則見夫月之外有黃赤二暈之外祥雲絢爛五綵五  
 色紛披輪囷互映旁射千奇萬麗不可名狀月在暈之



中清虛相涵九如其圓如懸如其麗如其旋如鑠如  
其輝如濯如其潔如其輪廓若加而大焉凡一圓許少  
焉有朵雲來掩之漸曠而散月乃復散蓋吾華氏女  
言如此予嘗聞言月華者人亡珠今于是獨有得焉月  
水之精也秋之氣于行為金秋中則金盛金盛則水因  
以泮故于望也受日之光于他月之望為尤重月之華日  
為之也是故其望也倏其華也忽不然水陰物也金亦  
陰物也烏能動盪騰躍如是也哉是日夕雨初霽酉刻復  
大雨震電亥盡稍霽尋復雨至是乃大霽

僊應圖記

韓世能

不肖世能藉庇先澤官翰林十九年而陟亞卿又七年始  
以考績蒙恩贈祖至厚幸已願祖先遺像舊失于家無  
從追補念此日夜心忡也所善友周秉忠氏精繪事  
又能為人召僊貌像久請未許丙申元春潔誠致懇乃  
許以二月初吉舉事法當先期齋戒禱告至十日丁未  
設壇陳供于延真小閣蓋寒寓庑之三層樓也是日寅  
刻肅周君入一見語能曰此來有異香隨車入宅意公  
精誠所感神必至矣能謝不敏辰刻到壇作法命能



手緘素紙一幅書求賜言于封上置僊壇遂焚符走  
檄周測之曰今日之僊宜至自未公第存神注想坐層  
樓中候之俄有三白鶴飛來壇所忽自三而五而七而  
九而十二摩空耀日廻翔久之其時瑞雲繽紛可摘也  
觀柳榆奔告驚喜能端坐及未僊果至矣劃然有聲  
擲果空中并早所緘原封飛至能跪受之僊語周云韓  
學士多礼且云護法神至者衆周對言如響為僊法具  
于中堂應之啟視所封則雲烟滿紙如前題云見者驚  
豔謂此迺無上法書匪凡仙所能成也周君遂謂重局

壇所靜俟庚戌丙日內用其言覓得旧妣二舊像往事  
如見矣聚族群需時至啟高則壁間所粘絹已盡成祖  
像衣冠笑貌倏若生存不與毫髮彩繪鮮妍所餘丹粉  
諸色染浸杯水非人間有不知何來圖上復有題句神  
采煥爛子孫見者慟哭且愕且喜左右親舊皆兩泣羅  
拜噴心於予雖使軒后遺弓孔壁出經自能視之孰可  
當此者乎淑人西像再托周繪克肖宛然寔由神助  
奇哉靈哉靈哉奇哉考之仙傳古惟吳道子幕墨成  
畫極其神妙不聞其書清臣大師萬仞懸崖丹書飛



度世謂神仙不聞有西若此兼長極數非感通正仙元氣可得乎術家妄幻難憑而無用之言未然

矣能何幸身遇之獨所遇蒙忠孝之許者猶寔切冰

淵謹勤貞汎奉歲家廟俾嗣世子孫無忘龟勉非敢

以示人也秉忠名時臣魏丹泉子家有黃芝出地白鶴

來巢之異信參灵入妙執術非凡品云

譙樓鼓聲記 祝允明

居卧龍街之黃土曲北鼓出即譙聲自西南來騰上沈

如莫知所在嗚呼嗚霜叫月浮空摩遠敲寒擊熱察

公敬私若哀者若怨者若煩寃者若不然寡情者徒能

煎人肺腸枯人毛髮催名而逐利刃寒人惋孤娥戚下

為天涯之薄宦嶺海之放臣嶺若實之枯禪沙塞之窮

戍江湖之遊女以至博學背燈之泣時幽玩劍之憤壯

俠撫肉之嘆迨于悲鴉苦犬愁蟻困蚓且鳴號不能

已嗚呼鼓聲之悽感極矣歲庚戌五月十八日丙戌聞

之以為記

興寧水記 祝允明

昔者夫子之稱水曰美哉水洋洋乎水之美能濟物也

澤百谷煦群動利舟楫飪鮮食濟之庸無涯唯田功大



馬使無水無稼絕飲廢粒人物且盡舟楫馬往興寧  
小邑一碑不可舒舞袖然四郊皆平疇干山鎖合民  
稼環堵中水出山為泉四壁擁下曳練縈帶信土分  
走注而為溪廣而為湖障而為陂塞而為塘潴而為潭  
通而為河砂而為灘涉而為渡穿而為池皆有濟也而  
農之利不啻十九自其一源一流游阡泳陌涵禾潤壤  
灌沃濟蔭達自然之才以為庸者動越干畝見者徒  
覺其或平潏而靜或奔湊以勇與物曠然無情第澄懷  
爽氣一暢耳目而未覺其恬行默運輔吾烝人尺後

萬鈞力也其或高卑勢違乃稍助以人力輪而挈之  
澤乃亦罔缺凡水之力大水必與田稱蓋凡茲邑之水  
勺匕滴匕無不濟人者勲莫與之京也視他邑或水踰  
土功病叅半若全病者尤善倍獲焉夫海之鉅江河  
之遠殖財利涉事狀信雄濶能無墊溺之膏歟唯茲  
邑之水無小無大靡不有善無害膏萬生口甚矣乎美  
哉洋洋者歟然民以私決壅利已病物以起訟者每不  
免嗚呼井法不存溝洫<sub>志</sub>卞制水克恒濟人心有弗克用  
水悲夫予既羨水功又傷其局于新城而弗溥又傷夫



人乃有更弗克用水聊列焉以颺於其邑之人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明文海卷三百四十三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記十七

紀事

記中丞俞公孝感 文徵明

大中丞桐江俞公文章政業卓然名臣而有至行公之父鄒陽公仕成化間為名御史以直言謫判澧州沉浮下寮數年再起守鄒陽致仕治任且歸俄遘疾宿亩數用節睦相相千里聞問不相及而公方以諸生隸

學官法又不符輒去所夕憂懸一日以事宿所親家夜  
 聞鳴金起坐呼從者曰大人得無有異乎何為惕息不  
 能眠也此至果然蓋鄉人在太學者傳即陽死矣公投  
 地大慟絕而復蘇即日馳歸諱走節集家入堂身弱不習道路百方譬止不從曰吾居此以日為歲  
 其能安乎詰朝遂行是歲甲辰五月十有三日也及渡  
 鄱湖潞望皆水公私舟艤泊莫可致詰迤漉至九江九  
 江舟楫往來之衝官于此權舟焉公遵陸問訊冀萬一  
 邂逅也時公憂惶因瘁蓬垢無人色兩童掖之踉蹌行  
 道上人問得其故莫不憐之或言官舟不受權非有故

不泊公仰天竊嘆方不知所出一人前拜曰即君何以  
 至此視之則其家老蒼頭也問其來乃鄖陽夫人道中  
 思鱸泊舟求魚方次湖口耳公聞言驚絕掖至舟見鄖  
 陽方無恙也相持大慟又絕蓋自上道至此驚潰百出  
 顛仆欲絕者屢矣既定叙所歷則公離家之辰正鄖陽  
 解任之日而艤舟之頃即公倉皇問道之時也長江渺  
 渺颿檣下上日以萬數風駛水疾一逝千里使其時非以  
 鱸故則不泊或泊焉後先差池欲邂逅一見得乎公父  
 子相去數千里非有期集徒一念之誠而求諸去來瞬



息之頃如券投取物不爽晷刻殆有神出于其間非公孝誠絕至何以臻此既而鄖陽道卒嘗棄視斂公得盡心焉不然公且抱無涯之悲而向者鄉人妄傳豈亦天有啟之耶嘗讀宋史丹稜唐伯虎者其父遊瀘南伯虎夢收父書有亟來字夜蹴其弟庚曰父得無他乎吾心動矣即日裹糧趨瀘南黎明走洪州將蹴舟而江水盛怒聲搖數十里客舟布岸不動伯虎徬徨堤上得漁艇跳入叱僕夫解維抵瀘而其父果病遂迎侍以歸居數日而卒伯虎仕不顯無他政業可書獨以茲一事

得列史書作史者特有意也公之事與伯虎類而公投足于渺茫無挹之地以取必于去來瞬息之間其事視伯虎又有不偶然者顧公方向顯于時奇功雋烈將彪炳簡策此特其一節耳雖然君子論人必于其微觀公為是其卓絕之行已肇見于平居未仕之時而况孝為百行之源可以一節少之乎敢私列之以俟採史筆者公名諫字良佐其父名蓋字

鵲請鵲搏蛇記

張鳳翼

予少寓讀從父園亭上傍有古樹、有鵲巢、之中業



已伏如將雛矣一日二鵲迴翔屋上悲鳴不已頃之則有  
數鵲相向而鳴漸益而至于百然未有不首巢者如是  
移晷忽數鵲相向鳴若有所議鳴已輒颺去無何見一  
鵲從南來閣有聲其颺去數鵲尾其後向之噪而若  
有所訴鵲復閣有聲若允所請須臾騰而上直搗  
厥巢御一赤蛇去群鵲喧噪若聲謝然夫鵲知我之力  
不逮則移而假鵲之力鵲知己之可施則用而去鵲之  
害在鵲可謂智于自救在鵲可謂勇于救人矣今人遇  
患害有駢首就戮而罔知營救于人者無論其愚于鵲

矣即有搖尾乞憐疾呼而望其仁之也而聽者坐視其  
困若罔聞是又鵲之弗若矣夫鵲與鵲其休戚不相聞非  
若杜甫義鶻行所謂也尚能為之排難若此矧同舟共  
濟如進明叔異之于張許乃幸其敗而樂其亡曾不為之  
發一秦命一旅是誠何心哉噫弗鵲若者尚有可原其  
弗鵲若者當不勝誅矣此古人所以重排難解紛而俠  
烈之士千載不磨也偶觀呂氏義鷹記追憶疇昔所見  
漫爾志之

水嬉記

汪道昆



新都什九山也水幾一焉遊者浮慕江湖輒病其山羸而水詘余家食且久校四時以為常暑雨初寒視四方同矣春淫為患則南服同維時為秋萬物咸說及其杪也天地時察草木成章新都丘閭相因林莽相望天風既濟時乘於喁其粲若霞其錯若繡其陰若紺其陽若朱其流若黃其凝若紫五章<sup>六</sup>采莫不具陳且也三天子鄣經所謂南岷也其下源、時出為浙溫觴涼風始波潦水降矣淺則膚寸深則九淵無不可以察溪毛占水族流沙積石脰、磷遇風為湍遇石為瀨

望之如練如璧如瀑布如長虹即而就之直中弦平中準其聲緩者中鳴玉急者中哀絃余嘗扈上林遵太液巡海岳周游名山大川要以鉅麗閱深則誠有之矣乃若紆錯采鏡空明小人有懷不忘故土即山之羸猶以為儉即水之詘無用其奢矣五年九月余從諸弟登金竺山金竺中邑而名其下則豐樂水也是日以登臨勝載星始歸虎臣以疾失期嗟甚其兄子仲寔期余就里中為嬉水適風雨害游旬有五日乃如約豐樂水趨斂浦是為中流浦以上不可舟僅編竹而泐耳主人具泐十



有六蓋奇者半耦其半而四之耦差廣近方舟始足帳具于時屋其一若樓船以坐賓主曩其一若步幄以貯歌人其一若幔亭檐如也歌舞出焉其一庀行厨則宰夫事奇者以其二繼樽簋其二載簫鼓為前驅其二載諸豎子若僕夫其二介紹而傳事既余從仲嘉至徐孝廉俞山人在焉日几中乃就筏主人誓泐者畢班前後若舟師于是鼓之以鵝鶴進居人未之前覩也聚而堵觀主人方供菊數枝焚香啜茗而已少進聚觀者躡而從豈其于此乎觀禮樂哉蓋幔亭招之耳主人出歌

者為黃竹之歌之三終觀者益集更進而就美蔭為越吟躡者益前不能屏主人笑曰公等亦染指耳安能饜耳目乎于是驅而進之楫並舉既沂上游望中野羣木林、總、如濯蜀錦出兩南西則金竺倒影中流如奉員嶠西北則群山高峙如列仙擁羽蓋相迎靈山迤西如役羣龍劈積石其日秋陽不厲魚鳥依人即沿石瀨躡風湍其行不枳石梁在日觀者業已逆之水濱歌人乃廢水調作鏡歌自度不容驅馳則舍筏而登岸乃為朱鷺為君馬黃為臨高台為將進酒觀者疑張



樂洞庭之野固不知其所從來比及橋汭者淖矣主人  
夙已聚徒五百指疏前塗日下春隕如萍寔短墻長薄  
如良史槃礴所為歌人為房中則以媚觀者于斯時也  
任耳則廢觀縱目則奪聽即敏者不給矣日既納乃薄  
南臯召韓娥為緩聲為淫哇者一洗之矣慢亭出二燎  
懸若火齊客請樂而毋連乃班汭者既乘流下歌人迭  
出如初頃之艤故千觀者倍昔主人修無美爵歌人亦  
競新聲余節飲者十年是日醺者累百徑醉矣仲嘉謂  
士不得志故悲秋伯兄遠得君而邇得親蓋亦自適其

適矣故及秋為樂乃今賓主相得宜盡驩故醉虎臣  
雅有酒過要亦翫麟者之為茲既多主人能幸而佐客  
驩甚虎臣適矣故獨醒時而醉時而醒其適均也客以  
為然併以援侍史

新冰記 劉鳳

歲甲戌月之涂時乃大寒北風扶搖陵震川陸冰澹  
塞涂自洳遂以達弥望皆凝冱林木淒其色廩、颯霽  
颼颼欲墜景候慘冽甚日曠霏、薄之黔霜澹淡霽起  
相映發田中人滄不勝禁予與二三子居奧室重衾自擁



猶凜若露之冷析骨驚相謂頃歲來寒未有也乃余  
顧躍然喜自昔之從燕中役霄雪霑灑千里積  
至牛目丘陵為塼阨騰涌風橫扶之怒號天地若搖兀  
者久不游今復睹此恍然懷往且方壯少精膏盛冒犯  
霎寒朝夜衢路騎行無蓋執策驅之耳不自覺今雖衰  
奈何都無意氣學兒女子縮胸乃強命機欲有所之榜  
人諫不聽始自岸側鑿冰冲文開不尋火益督之前霰  
漸雹裂之聲礮礮礮若石礮斲之礮礮碎若玉礮  
之磊砢磷磷薄流澌左右蕩激舟淅然進艤若割層

礮礮礮觸擊其棘役者休勞之酒復行傍艤者觀者倚  
艤欲並出者咸怪之謂何所急屬意不避橫軼中流搨  
摘扶抵如期赴迫切者咸噪以助之勢揮鱗突攘益轟  
起波沸翼而感之磕然者已而迫午霽和澤氣稍融  
液所以殞破解散者所踉蹌副踣者所掌梧根拓者則  
已委積涯涘粲若雪綺矣數里間闢為通道夫或捧痛  
而謳或呼以作氣遂抵湖上乃策而登四顧颺颺蕭蕭遠  
郊若霧霾之若洶動雖肅厲而不爽徹孔子云天寒  
吐珠於澤睹若澔澔不辨語所謂天白灑寒凝



者與矧石氣礮礮、礮擊與颺、相雜而受之如射沙石  
粟霄霄龜手不足言戰、不可任語笑皆為凍咽竹樹颺  
柯葉盡實望乃不蔽湖山遠來在前予雖意益舒二  
三子無復色遽欲歸夫時者不可常即歲如此及亦几  
何遇之景氣無論四時當其極豈不佳哉何以暄涼間  
也人養適過竅理皆踈顏澤不堅故不可犯霜露予四  
方之人也久此悒、豈能忘故時忽睹此遂動驅馳想  
彼此鄙寒絕手足皆瘃墮沉身沒命思策功名獨何壯  
事與予事空者再何益其者凌不納水  
典陰室以贊陽氣故無水則書以紀異東南地氣稍偏

然累歲冬燠則藏乃不固今幸洛澤遂合歲其阜與玄  
冥者能奪其令與予雖山澤逸安得時穰歲登乃能無  
他慮又因其寒暑之暇極意所之縱覽觀焉而慨寓之  
矣

涇野逸事記

耿定向

先生官南符卿時以進賀北工取道懷慶訪中丞伯齋  
何公、故清貞高蹈人也與先生雅厚善先生北至公  
館則屏騶從徒步往候焉何公家居無一應門者先生  
自扣其閤何公躬自出啟門相見歡甚為雞黍延欸竟



何嘗謂先生為外黃術子信有諸

日話平生各扣所新得先生曰非我所知也何公曰方  
 以外寔亦有此吾試為之以誌子如何乃起入內發  
 筭取葯一丸如粟噙口中出夫人為供炉具于屏後公  
 授持置堂中取黃銅一錢置炉內自舉筭是然火相視  
 銅液則從中口取葯點之藥入忽如蟬鳴聲已用灰蓋  
 之少頃發視果成白金矣先生異之何公曰吾以術授  
 子以成子廉可乎公辭曰吾方受祿于朝安用此惟兄  
 在山林可藉是朝夕耳婦以語媿友子弟側聞之恚甚  
 因竊先生圖記作書懇何公授術何公授之子弟如其

術煉藥竟不成嗣先生至南中間以語霍文敏文敏  
 北上時特迂道訪何公求術何公天嘍曰吾素以呂  
 子木比君寔為平生無妄語也乃今亦以為妄語耶  
 云々

紀怪 取定向

閩秦寧人蕭姓者余友近溪惑之謂其術能役鬼近溪  
 二子之止也嘗致之令弱孫見焉此其事類唐玄宗之于  
 貴妃矣又其術謂能為人接命近溪曾授之魏中承敬  
 吾云其術用雄雞一剪其羽毛別用五色線繫之如鳳



形致令冲舉空中頃之自空而下則口銜丹書中言人  
年數修短祈永年者為擇大樹一株取其人平生意  
所獨鐘器物一件鑿樹孔納其中令其人面樹默坐  
七日其樹自枯死代為接命云敬吾聆之恚曰是何  
言典近溪瞪目搖手曰嚙子不信然雷即擊汝矣此說  
有類晉書郭璞傳中事璞嘗為王導參軍導令作卦璞  
為言某日時有震厄可命駕西出數十里得一栢木截  
如軀長置常寢處災當可消導如其言至期果雷震  
栢木碎之世傳王導加災于木免災于身云今石司馬

東泉苦艱嗣息曾有士紳荐一形家葉姓者金華人  
為司馬言安宅失宜故令艱嗣息如此如其言改作則  
得子息蕃衍云司馬故清貧憚改作其人即銜之乃詭  
言能星命司馬以諸妾年命推筭宜子否其人既得  
此則為妖術令司馬宅中忽崇青滿屋日闕有撫  
掌聲常搨人面若不可忍但不敢搨司馬司馬伏劍  
擊之有血淋以筆刺馬不得已復搨其隨有紙片墜地家沟利全穰之不得安枕各持  
利刃其人亦披髮伏劍為穰不得息司馬詢諸原侍  
術士者侍者云術士曾取一瓶今不見何在又覘其常



明文海 卷三十三 十一  
在某廟後池邊佇立若有所為者司馬涸其池其瓶  
果在瓶以油紙封口其中用黃紙書妾生年月以針刺  
之而書符其上司馬取碎之其祟乃息而妾有挾孕者  
竟死焉此其事亦類郭璞傳語傳言璞客江淮時爰  
主人婢艷無由而得因取小豆三斗繞主人宅散之主  
人晨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則滅主人患之請  
璞卦占璞曰婢為祟也須出其婢于東南二十里賣之  
慎勿爭值則此妖可除主人如其言出婢郭璞令人賤  
買此婢後為作符投于井中數千赤衣人皆反縛一

自投于井中主人大悅璞竟得其婢去耿子曰子不  
語怪此類怪事余素惡言之乃予謂近溪志道久  
矣亦惑于此若石司馬故端人不為妄語者既考覽晉  
書亦有類是豈人間世亦有理外事耶抑晉時異教盛  
行正道蓐蕪故多此幻妄術耳經斯世者念哉見時予  
聞唐僧三藏往西天取經其輔僧行者猿精也一翻身  
便越八千里至西方如來令登渠掌上此何以故如來  
見心無外矣從前怪事皆人不明心故尔苟寔明心千  
鬼百怪安能出吾心範圍哉又傳燈云有高僧在座倏



有一羽衣人從空中步雲冉冉而下高僧問曰子從何方來曰來自峨眉又問曰何時發足自今辰也僧曰何遲羽衣人禮謝此何以故吾心瞬息即萬里也又一高僧說法間有一來聽法者倏見菩薩象倏見阿羅象倏見夜叉惡鬼相高僧任之不為異亦不動越數日其人不見其徒問之僧曰彼伎倆有限吾之不見不聞者無窮云嗚呼此言亦可深味大抵吾人第恨不識心耳苟從不見不聞處一領會得世間千妖萬怪其如我何寄語柳塘請文試于此叅會之也

雪假山記

靳學顏

仲冬癸亥夜天大雨雪庭積盈尺焉越三日予聚而為山弗就也負墻而聚之又慮弗隆輒挽且弗肖也乃除基批蹠其上而楨幹于外寸築焉其高可隱是夕寒甚厥明眠之堅矣色蒼矣揮斤飲刃刻鏤具體矣然之自然又弗真山若也乃又析為數十槎枒林立錯署而磊積之簪合輻輳不雕不削象其攸宜惟其所植妍媸舒怒無弗肖山者予固山癖也而又諳于山即弗肖可但已哉遂導客以觀客又嘒為羨也曰巧乎有道



哉予于是作山記。曰楊子雲斷木為棋，剝草為鞠，亦皆有法。以今觀之，是山何需于世也？三集謀而後美，視焉則凡技有鉅于此者，可責效于率爾。惟文詞也亦然，鎔情于中和，而質具焉。故堅于澤，鏤精于意，匠而文敷焉。故協以縟，然不有質也。其何以文？故曰無其情，男子樹蘭而不芳，有其寔。桃李不言而成蹊，故虛以攝寔。以呈材，以結情，以會神。動而天隨，慮中而机應。緣乎天真，放乎天趣，任乎天姿，即品有鈍銛，而作無苦窳。何哉？其法具也。吁！吾于斯乎，有省。臘九日書示需兒。

大魚記 仇俊卿

嘉靖丁亥九月日，海中有大魚乘夜潮而來，直至海岸。俄而潮退，魚大水淺，不能遊泳，偃卧沙濱。其處在城外教場之北，鄉民蚤作者望見之，驚訝為山移至此。抑屋舍漂流也。近視乃知大魚旁，海之人指之曰：鱈，長十八丈，高可二丈餘，皮繡青苔，鬚鬣如戟，腮同漆工之筓，大而無鱗。或者是海鱈也。始而農夫以來，帮斫之咆哮，作怒聲，羸氣噴射，人驚仆地。繼而羣執器統刺爭鬪，其內有入魚腹者，而刺盈車接道。人畏其異，多不敢。



食有烹而啖之者味與牛肉同脂厚熬油照夜最宜船舡  
之用人取其脊骨每節可以為臼舂米鼻骨長丈許  
崑山方諭德來海上觀月取去作假山主峯開元遺事  
載南方有魚多脂照紡績則暗照燕樂則明謂之鮓  
灯此魚猶不餓也噫吞舟之魚碣而失水蒙莊惜焉若  
此魚者方其在巨海洪濤鼓浪掀風將與蛟螭鬪勇  
上下溟渤可使晝日夜濛自謂形逃網罟視小江河者  
也比其失勢于水乃與尺蠖同困跛鱉齊刳物大而  
能自保味于幾可怪也使當時有推愛物之仁者護

持之俟汐至而去免屬厭于饒口亦可也昔毛宝放白

龜卒賴以躡之以渡江而免于難況此魚大于龜者什

百是又直蠢然者也或曰亦有閩于人治者昔紹興十

四年秀州海鹽縣有巨魚羣蝦從之聲如謳歌抵岸偃

沙上猶揚鬣撥刺其高聲齊縣門樓長百丈縣民鬻肉

轉鬣壓死者數十人頷骨二丈五尺京房易傳曰海

數見巨魚邠人進賢人疏又嘉定十七年海壞鹽官

地數十里先是有巨魚橫海岸民鬻食之海患凡六

年乃平即今聖哲在上固無容邠人倖進雖進應不能



于其位且遠在天下或無勞逼計者切近之虞捍海塘工頽剝已甚恐風濤大作衝駕而逼將何以支吁不知此魚作何孽多隱憂哉

紀聞贈袁子溥 盧虞臣

當毅武帝末年水村陸公居家宰而吳人袁子溥給事陸公門下是時溥無所顯名公視之亦未嘗過庸篤也初公與嬖臣江彬有<sup>私</sup>方彬未貴錢寧先用佞倖進荐引彬並侍中後彬益親幸與帝卧起寧獨稍疏無寵也以此數銜彬兩人遂相傾會宸濠反彬劾寧縱

反者賄知陸公故善寧又乘間讒公曰夫陸完昔主兵柄受寧濠金復衛兵故易為反有詔徵公下吏籍其家公母在會逮中溥適除掾中尉乃見陸公泣曰溥義不忍使公以誣受戮以是上謂掌詔獄者韓端而說之曰昔劉賊倡亂震危北郡陸公騎馳千里戮其鯨鯢有社稷之功比居家宰未聞海內以失德訊一旦拊會青蠅乃使抱痛圜門含憤獄戶誠非陽秋以功除罪之義也然上將蒙恥文臣受辱所恨從古何疑今日但念公有老母垂年八十即公被誅在律不過奴給萬一暴死獄



中奈何主君有殺人母之名溥念以身請釋其母繫以保殘喘庶幾無重陸公萬世之恨如此則主君之行義高天下而人誦說主君無窮也韓壯其言乃許頌釋陸公之母華夫人華夫人出二日竟死溥為經治衣棺下至飯含之物賓客來吊者溥主哭為既又代陸公獄中上書言爰奏草具在業無與護衛兵也由是亦得減死謫戍而江彬亦坐罪棄市盧原子曰陸公之不及于難也溥與有力焉余往年曾繫詔獄有老守卒能道江彬錢寧諸人事甚詳且曰吾常守陸公者乃從守卒問

陸公遺事守卒曰當征劉六劉七時陸公為大將軍彬以遊擊見屬會彬軍失道當斬彬美鬚鬢陸公偉其狀貌遂赦勿斬卒之既幾宗社陸公亦且身不免焉方其備離叢棘之下言官閭閻者疑獄中書有黨人代之上請下令急捕代上獄中書者陸公之困窘甚矣當江彬時權移主上貴幸無極運賞則使餓隸富于季孫呼喻則令曾史化為盜跖陸公身陷大辟夫人孰敢為左右者則溥之不為利圖晚矣昔楊尹伶僇于臨賀長孺致溺于然灰余以溥事觀之何陸公所際乃

有異乎古人恒情之外耶且溥尉吾邑以幹敏聞今  
 陞為鎮南州司錄前尉何嘗十百率以罪去而得遷寔  
 自溥始是皆可書也余重有感于陸公之事以語好事  
 者觀覽焉

明文海卷三百四十四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記十八

紀事

村落嫁娶圖記 顧彥夫

某歲春二月予從事京師錦衣周君出所謂村落圖  
 示予觀其色甚愛者請曰君必為我記之申請再三  
 遂置中笥以歸之歲盡矣尚未知是圖之委曲也  
 有華生者世家江北脩詣村落者也工丹青造予以



此圖質之曰子之知畫猶吾之知書敢問婦人而跨牛何也曰此農家所嫁女也不能具有輿以牛代行也一蒼頭牽牛而行重其女不使自控也跨牛質矣乃復有一蒼頭持畫以護之何也曰昏禮且昏于昏矣農家苦灯燭之費送迎以旦畫用蓋以蔽日也亦重之也一媪逼牛耳以行一翁牛後徐隨之父母送其女者也一老翁杖而立一老嫗門而望置幼兒于地肘其裳一童子稍長携其幼指而語之凡容色皆若教戲灑泣者傷離別也牛之前四人以鼓吹從事迎而導之者也道傍

二馱次第行騎之者村妓也尾其馱以掖箏琶者村妓之二僕也又其股坐於小車之傍者車人也一皆邂逅而回眄者去其林少許將復經一林二童子踴躍以報一婦人自籬而出臂一兒又一兒舜其裳以行一老嫗抵其手招之猷畝間有二農夫既鋤且止是皆見其事而談笑者去既遠又有林鬱然竹籬茆茨亦紡紉如女家門之外有男子衣冠而鬚聲折而立誰也曰此其婿也古者三十而娶近世唯農家或然故壯而鬚也立而俟者將導婦入門也二婦人咨諏向前妯



娉葦也將勞其女子之父母且迎之也二人挈持楫迎勞之需也一女僕繼之備使令也二童子參差以從其大者指而語之若曰新人近矣一老嫗門立以望察風聲以為禮之緩急者也予聞之戲曰子真村落人也知村落之狀為真予不飽文遂以子之言為圖為記以償我久逋之文債可乎生笑曰此所謂一莖草化文六金身者也何不可之有時天寒語從遊者呵筆書之

石犀記

王胤東

天之生才率與氣運元精會協而成而才之生世每以

周一代之用焉蓋造化之流行恒若有所待而斯人之極屯亨否亦各自有其時非誣也若吾郡伯印江張公之治台也立石犀西江之步以障水怪而郡以護寧亦其事也吾郡在白雲山之麓層巒擁其後長江走其前上納天台仙居兩縣之水下接巨海百里之潮灌之以諸溪束之以隴陝地故崎嶇促狹而流復奔駛怒狂一直積雨經日則衆水畢漲然其盈甚連而其涸甚難蓋下流壅塞而海潮又乘之秋深雨多驕蛟妖蜃往來陸梁其間如隆慶戊辰之歲滿城之民不



明文海 卷三十四 三  
為魚者幾矣衆恒憂之既而公以部署宿望簡自  
上心出守于茲盖當災澮之後而吾民蕩析之餘然一值  
累餘雨江水輒溢若有所憑待而為之者公乃即西江  
之步鑿石為屏一置之水溢用厭勝之衆始以為公固  
用神道以安衆心未之信也然自石屏既立之後江水  
安流即有數日之雨不復泛溢連一二年水不至城下  
庠舍以完田疇以獲頌聲以興而人始知公之極享有  
道以此予聞蜀江善溢往時太守李冰者琢三石屏  
置之長衢而錦江灌江遂以無患至今賴之與吾台

今日頗合即予固不知其說意者六經之中固無所  
謂厭勝之術抑聖人殆有所不得而言則術不然則大  
禹之鏹支初旌陽之弭妖孽又往上有可考者此又何也然則公之功固與古之聖賢神人媲美於無窮以  
惠澤於台又非冰比也誠不可無記以示後世也于  
是改西江曰屏江而因為之記

今古奇聞記 沈愷

鄭孟良不知其所出在漢隱于勾漏龍門之間為交  
南人積高貲累致巨萬有子曰茂鄉少負英氣學儒



弗成去學。劬又弗成，乃棄去。學賈一日，喟然曰：嗟乎！男子生而志四方，奚必塊坐一室如病手足耶？孟良與之金千斤，西遊蜀。時年才茂，齡未室，曰：見去不得，重息歸，終不為汝娶。茂卿前跪曰：敬唯入成都，見錄城妍麗，即靡不自禁。日與他少年遊，他少年轉相結納，飾裘馬，貯歌舞，燕會絲絃，鼎沸金泉，隨手輒盡。納婦曰：李氏日照，戀好遂無意。較十一取息，獎以故貲。日落，謀西歸。李請與俱，茂卿曰：父言在耳，奈何？時李姪且三月，茂卿曰：萬一生男，無委清壑足矣。無以我為。

念李執其手泣曰：妾既以身委君，一惟命得。若君言將百歲，是賴何敢？以妾所愛後夫君所愛，乃出紫玉簪為識，歸至瞿塘舟，薄于石，俄而中溺。漁者憐而出之，婦見其父，乃其氣索然。父舉其囊，訝曰：稿葉若是乎？蜀川其敗汝哉？子無川行，越一年，又與金千斤東遊齊。故饒裕又時，與豪俠聞雞走馬，獵狐兔為樂，性亦慷慨。樂濟人急，有告急者，倒囊以應，無不滿意。去又娶一婦，曰：胡氏日照，戀好如初。客久，金盡，謀歸。謂胡曰：吾欲汝俱，奈父命何？吾歸三年不來，汝必更然。善待後人。



矣時胡且娘指其懷泣曰吾負汝吾負汝曰妾既辱  
奉君于中擲君死妾死此言何入吾耳行矣善自保  
愛乃出水犀舍為別及次荆門遇盜僅以身免歸則  
鶉縷百結非復勾漏時鄭生矣父見而驚曰吾兒惟悴  
至此乎即背積山丘吾終不願汝賈也父坐是快  
死茂卿几不欲生曰兒不孝重傷吾父心至有今日  
自是斷魚肉絕腥葷絕曰不道陶白事且矢不再室  
或勸之曰汝年茂未嗣不于此時為令圖恐日就哀暮  
鄭氏宗祧謂君若何茂卿喟然曰吾父以不肖之故不

以天年終此身亦已多矣敢妄生他念乃作離鸞引  
以見志然追惟胡李別時狀及檢故所遺多記臆不忘  
言至泣數行下曰吾魂魄終相結也聞李在蜀日就貧  
茹荼履葛猶烈々不隨時有少年者竊慕之托姑挑  
之曰芳蘭早凋信有時乎汝不于繁華時取妍一旦西  
風枯落人其謂何若不為動侮訂日至度不能免竊詣  
密室自經鄰媪索之復甦媪慰之曰汝生方十有九年  
奈何輕死曰嗟乎爾謂百年永乎嬰孩白首均死爾終  
不為動既而生子曰繼芳惻然嘆曰百年賴此一息萬一



蹉跌何以為解乃拮据匍匐日望底立及長夜燈侍膝  
 數：道往古陳鑒戒曰題柱棄繻何人邪繼芳用是厲  
 志烈亡輒以古人功伐自期譽章聞矣胡在齊雖形  
 影相將履潔無他女子習屏飾謝華瀟然縞裳俗故  
 好遊歲時華美列行胡又終日闔扉坐足不越閫有  
 王姓者豪于財聞其賢美以張氏為先容曰得果所緣  
 珠寶珍竒惟所欲願以百金為聘張善狡自匿其金  
 詳謂王曰胡見金色動意有所受期至彼迎胡氏不  
 知其為一詔已唾而罵之曰人而獸和聞者嘖吐舌

去居無何有子曰餘美餘美生而慧胡氏居常含熊

丸鑿：道孤苦事且曰兒無父矣何弗自立餘美用是

亦蚤夜執匕砥名行風動齊魯間當是時漢徵賢良

海內七人餘美繼芳餘美餘美一時並與繼芳為城陽內史餘美亦

佐交州一時同赴郡國城堞臺觀人物闐咽輪轂交輝

草木動色母李氏見之獨息亡不樂食飲不下咽繼芳

跪問故李泣曰天下有無父兒耶李泣繼芳亦泣又請

故曰汝父故交產客遊蜀耳與余不通問死生三十餘

年矣子官茲土不念所從願馳高車策駟馬樂耶繼



明文海 卷三十四 七  
芳言至蘇亡隕涕時夕陽西下指而拊心嘆曰不見吾  
父有若此日輒繪所似遍索篋谷間逡旬乃見若父至  
則形容枯槁髮耗亡皤矣李且信且疑令繼芳延至即  
闔大張供燕列燭置膳酒半具問顛末縷亡無一事爽  
先是李留門屏間聽甚悉出玉簪合馬契之乃相持哭  
餘美同官舍母胡氏聞之亦瞿然心惻謂餘美曰汝父  
若交產我心更切也無乃即其人耶令餘美具問如胡  
皆縷亡合及出水犀合果然率又相持哭于是合兩家  
為一而繼芳餘美率又肫亡相砥礪勸忠繩孝引義納

軌並起為漢名臣云野史氏云嗟乎今之言睽合者夫  
豈少也未有一朝而獲二子不出戶庭而遇二妻自有  
史冊以來蓋未前聞其事甚竒茂卿始雖無良卒能  
悔悟而果于不娶向使茂卿歸而娶或不能有感于二  
婦二婦去而矢志厲節不若是其果或不能振育其  
二子天經人紀舉萃于家雖造物有不可曉者余益  
灑然異矣

焦隱士易服制記

代李侍御作  
王燁

甲午歲余以簡命按視江南四郡某月某日蒞蒞事鎮



江見大江西來東門東豁灝氣吞吐與乾坤相摩軋余曰都江南形勢其在茲矣見中流二山秀蔚拱峙與江上下真若巨靈驅擘使豁江流之衝以關節中原之氣也余曰都一郡形勢其在茲矣既飭郡事某日風日爽槩命輿出定波門迤邐陸行數里循象山之崖升舟江行三里許往焦山觀焉將省江山險要與野土所宜民生腴瘠風俗美黜而為之經紀焉詢奇茂搜靈逸而樹之風聲焉非徒以遨嬉為也時從行者有某官某官因問山之所以名則曰東漢末造焦先生光

隱茲山三詔不起弗廬弗食弗衣自如也後人高之山名因姓之自宋迄我朝咸祀之余遂造祠下致肅見褒然袞冕者則所肖先生之像也余曰詫哉崇而祀之可袞冕之不可高潔沉靜付形自然先生且弗廬弗食弗衣死而袞冕被焉華質弗倫乖先生之志且天下有上德者有功者足以康濟生靈以永上建又邦家于是乎天子以玄袞及南南榮之以為報死亦袞冕祀焉今加諸草野稿寂之人名寔匪稱瀆朝廷之典乖先生之志無以勵貞行而天下之俗囂上爾瀆朝廷之典無以敦



懋勲而天下之人心泄：爾茲不可其易以隱者服俾  
先生之神獲安于茲山翛然與山雲水月相與方焉庶  
山之得以壽茲名也雖然山之英爽勝槩其襟帶江南  
凝毓王氣為我國家無窮之福祚佑吾猶不欲先生之專之  
也僉曰允哉人心弗同因草非常自即守杜鵑以後未  
餘百祀而先生冠服之製已四易矣今幸就正不可無  
辭以詔後遂伐山石書其顛次某月某日某郡某記

牛相乳記 薛應旂

薛子婦耕于晉陵五木之野畜特牛二嘉靖辛酉春莫

其一產犢時已舐而乳之其一懷胎而未產迨夏閏月  
二十五日牧于隴上產犢者食草遇毒倏忽死犢號呼  
仆地仰卧顛滾尋復含死乳悲鳴不已其懷胎之特  
悽慘徬徨若有不忍之狀隨去而舐其犢既牧人擁犢  
歸犢時：回顧其母明日乃復奔至母死所號呼顛頓  
農人咸異之踰旬日懷胎之特亦產一犢乃并前犢  
而乳之若其子然閭巷老稚相傳而趨視者罔不感嘆  
今因憶韓昌黎猫相乳說司徒北平王牧人以康罰罪  
以平國事既畢家道乃行協氣感召致猫相乳且謂猫



非性于仁義者也其感于所畜若此詩曰爾牛來思其角漑也朱子謂牛善觸故詩人以漑也咏之則牛之性又不猫若也今願有此哉不知何以致之余重有感焉為之記

浮山遺竈記 陸深

平定之山以浮名者二故稱東西浮山云東浮山在城東五十里餘即女媧氏補天地之處其煉石灶尚存山多產石炭勝他產而所產諸色石亦可燒云予嘗荒唐補天之說今適其地睹其跡于是召其土人問之土人

曰然又問之土人之耆宿耆宿曰然已又問之學士大夫士大夫又曰然予曰何謂也時僉憲白君寔之曰是遺俗焉可徵已凡吾定之人環而家者以千萬計而附州者尤密今州居之家復以百千計歲上元之夕無論小大家：置一爐焉當戶高五六尺許實以雜石附以石灰至夜煉之達旦火焰：然光氣上屬天為之赤至于今不廢也是之謂補天予聞之始寤而未有以發也遂過樂平與太宰白叟先生喬公談浮山及此予以謂此蓋史氏之微詞也要之實理固亦有然按媧皇之興繼太



昊而誅共工是時火德中微生民甚朴想夫茹毛飲血之外日出而作尔日入而息尔固未能盡火之用也况洪荒初開林木鮮少樵薪之利漸微而附麗之机猶隱媯皇乃察物宜前民用是故制此以通昏黑之變補烹飪之宜所以開物而成務盖曰補天之所不及爾後世所謂焚膏繼晷爇火代明亦斯義也此誠贊化育之一端聖人繼作舟車宮室之制安往而非補天也哉補助也贊也未必盡寓弥縫修綴之義固因其罅漏而補塞之讀者不以辞害可也後世方士家本列子之言以

以為燒丹接氣之術故神其事世遂感焉公大以為然云此可破千古之疑予許為作辨而未有以復也聊記於此

焦義士存廟記

王璜

漢前將軍謚壯繆閔侯廟在濬縣李家道口鎮東不知建自何年代其神靈異于他廟鎮人凡有禱者應如嚮赴以故鎮人敬事之久不替益隆嘉靖辛卯歲例毀天下淫祠侯廟在焉鎮人懋恐然奔走號呼於祠下而罔知所處有焦義士兄弟者慨然言于眾曰毋憂



也我兄弟乃嘗于縣願輸金修養濟院以贈廟神聖難之採錄間當為存之忽報有臺檄至檄云侯以名將

為神實與他淫祠者不同廟其勿毀鎮人于此益神

夫侯之神而高義士之義也義士惧有後虞請于大

任子曰廟幸存者寧知後日不復以為淫祠乎願一記

之使永其存可也大任子曰存廟是矣而知廟之所

以當存者乎蓋嘗讀史至白馬之役而知之矣當顏良

攻劉延于白馬也侯能刺良于萬眾之中遂解白馬

圍以報効曹操及其既刺顏良也又能封還曹賜拜書

告辭而奔先主夫解圍者仁刺良者勇報効而後去者

義不背先主者忠義仁勇俱著于白馬一役白馬

今之滑也廟去滑僅三里許安知侯當日之刺顏良者

不在此地耶又安知侯之英靈不感舊懷昔而嘗往來

於此耶宜其神灵異於他所矣此其所以當存也若夫

在他所者愚則以為解良涿郡平原荊州章鄉五廟

義當與此並存而餘者皆當毀也蓋侯生于解良得主

于涿郡起義于平原昭大勲于荊州死于章鄉而餘則

不免于淫矣因附辨于此以示夫後之毀淫祠而無別

者義士名世英弟世傑閩中三原人父子兄弟世商于



鎮行義多類此云

書方岳徐公事 周復俊

或問方岳徐公榘之殲于沅江也與二忠媿烈垂休歟  
將或有遺論也予曰唯<sub>上</sub>否<sub>上</sub>鄙人何足以知之然窈  
聞此地之長老大夫士言莫不以那鑑賊其猶子圖謀  
為後此直一家之難耳未聞其攻劫城堡殺戮居民有  
叛逆之跡也聲其罪而理之可矣奚必赫然興師哉徐  
公力不能止則當調度餼糧集于境上以贍遠近之兵  
職斯稱矣兵戎非其在也脫有精謀秘策鬻<sub>上</sub>于胸覽

時不平義不容默則密陳當路以補戎事之闕吾言獲  
聽國之福也生民之休也萬一不用吾心斯盡矣非若  
二忠奉上之命撫諭元孽<sub>上</sub>繫之辱也<sub>之</sub>脇之不從則二  
忠惟致死之<sub>上</sub>為當也且當是時六月興戎山川煩蒸  
茵露毒發帶甲荷戈之士屬死道路枕籍岩谷是天  
時未順也用兵之道無利深入鄉導為先沅江高山絕  
坂林箐陰翳道途險巇其城背山阻江十夫當關萬  
卒莫進而客兵之信地不分土人之鄉導莫遣是地利  
弗察也于時將帥未調人懷一心<sub>上</sub>持一見議論叢生



襍然如蝟是人和未審也此三者皆用兵大忌也犯此三忌是兵未交而先散矣公又不俟群師之集無煩遊士之說孤忠獨持戴賈胡之帽披夷羅之服慨然據鞍揮刃徑進前書大字即日屠城欲何為也致使醜國遠觀咸慟曰那鑑信有罪尔一城之民奚罪焉于是衆怒莫遏矢刃交膺而公遂告止假令公當時褐蓋緋袍建大將旗鼓而進彼首雖驚必不敢加兵既殲之後始知軍中有徐方岳也今雖臬張經之首剖趙完之尸亦奚益耶予聞其言而悲之未嘗不為涕下沾纓也予與公為同年知深信篤天日皎然其文章德行無俟贊揚而喪師廢體痛孰甚為嗟乎秦師之敗于穀函間也非獨一孟明乞之過也公獨不幸而罹此閔凶殊可悼爾

書張御史事

周思兼

張御史春真定人商弘載榜二甲第五人初試南宮主司欲首荐以北卷為疑既拆封知為真定人以問宰相曹公會與張同邑張不往見但謝不知遂置第六廷對復得第一甲第三人曹又易之初授南京廣東道



鑒察御史國朝進士釋褐為御史自張始時中官王振用事齊韶附之得南京刑部尚書倚托縱恣人莫敢言有指揮某者與徽商友善往來無間結為兄弟指揮富而無子有三女一嫁儀真民一嫁鎮江一嫁武臣指揮既卒徽商遂謀襲其官媚指揮之妻甚至妻信之遂許為嗣商既得官併欲奪其產沉指揮之妻于江既事漸彰聞指揮女在儀真者訟之刑曹齊韶受賂竟右商人而誣指揮女徘徊都市商殺之血汚女衣以石沉之井指揮妻有侍兒為商所奪心傷故主有怨言商

又殺之又一奴欲訟寃商又殺之都下無論貴賤皆痛憤然畏韶七年無敢問張初至官見婦人泣而呼寃蓋指揮女在鎮江者也都御史過之若不聞張心疑其事問之同官同官搖手諭之曰此非君所當問也張奮然曰朝廷設耳目之官何事不可問有事不敢問號稱御史不亦辱乎今日吾固當問之同官掩口笑南京上城事皆屬廣東道張遂按之白中丞中丞怒曰汝書生不諳時務躁妄如是汝登第幾日蒞官幾日遽欲預事乎韶聞之大怒曰吾不識張春何狀豈喪心病狂乞

死者耶不然何以返吾獄既而旁按不已事大暴著并  
中血衣尚在獄詞皆張手筆韶見之大驚曰彼書生何  
精練至此始有惧色因求都御史勸止之都御史曰吾  
前叱之今日何面目與之言乃令同官言之張遂列齊  
韶見阻之意都御史轉托之言併同官三四人連獄詞  
具疏呈都御史求印都御史固不肯印月餘都御史去  
御史曹姓者署印強使印之乃得聞上而齊韶之疏先  
在矣時北京都察院都御史寇莊愍公見之曰此疏何  
得先上都察院本當亦即至宜徐待之三日張疏果

至下錦衣衛提問韶與張連逮至京錦衣御金指揮  
者亦無子聞其事悽然泣下故齊韶無所措辭時張  
疏言韶放縱數事其一言史事史氏初與后妃之選英  
廟欲立為后既而疑其姓謂朱與史婚非雅遂賞表裏  
還之齊韶竟納為側室張又上書王振幾千餘言首論  
其事王振讀至此驚曰韶他事吾尚可為此事吾豈  
能左右乎由是商始伏辜以殺死一家三人論而齊戍  
邊刑部原問官死于獄御史轉托俱為編氓惟張復  
官于是韶上疏申辨上怒敕再辨者斬韶怨王振不右



已以為是獄皆振所為也上疏言振罪上怒竟論棄市時張一疏殺一尚書杖殺刑官數人罷三四御史直聲雖震動天下而舉朝不能安之矣歷御史俸年餘即遷山西按察使僉事時遇土木之難幾不自保蓋中傷之也後英廟復辟忠國公石亨用事亨子彪以遊擊巡邊所在積聚皆沒入已謬奏敵人擄掠無遺朝廷信之張上疏論彪誣妄舉朝吐舌亨怒曰何物狂子吾將赤其族殺齊尚書非此耶此朝廷之佞臣留之何益上命給事中一人刑部侍郎一人郎官三人至所在勘驗給事

中以憂死衆依違其辭以復上頗知彪與張俱召還兩置之不問亨屢遣人刺張亡不為備待命二年不授官遂棄去然公論惜之左遷鎮江府同知時宰相徐有貞亦謫鎮江與張同為石亨所擯相得歡甚有詩云双親路隔三千里五品官縻二十年徐見之曰吾心事君已盡言之矣遂以此聯一字為一詩以相憇嘆後以憂去官起復至京復待命二年不得官時商弘載入相矣張亦不往見竟得應天府治中俄而亨敗凡嘗論亨者皆復官賞賚增秩張遂擢順天府丞時張已疾甚未至任而

卒張之孫可知與余言如此余時卧病旅邸恐久而遺  
忘力疾詳書之乃其世次不無抵牾以俟後之君子時  
嘉靖丁未冬十月二十一日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同, 年, 日, 吾, 心, 事, 氏, 已, 同, 年, 日, 吾, 心, 事, 氏, 已, 同, 年, 日, 吾, 心, 事, 氏, 已)*





